



卷上 早年与宦游时期之作

红酥手^①，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
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④。错错错^⑤。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⑥。桃花
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⑦难托。莫莫莫^⑧。

【注释】

红酥（sū，音“苏”）手：谓女子之手红润、柔滑、细腻。酥，油脂。《诗经·卫风·硕人》：“肤如凝脂。”

黄滕（téng，音“滕”）酒：亦名黄封酒，以黄纸、黄绢封于罈口，以示其质地优良。滕，封缄捆扎。

一怀：满怀。

离索：离别，分散。索，“散”的意思，《礼记·檀弓》：“吾离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错：此处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其本意，即错误；二是把“错莫”一词分开来使用，上片结尾叠用“错”字，下片结尾叠用“莫”字。“错莫”是叠韵连绵词，犹言“落寞”，抑郁无聊的意思。杜甫《瘦马行》有“失主错莫无晶光”句，李白《赠别从甥高五》有“三朝空错莫”句，其用法、词义与此全同。

⑥“泪痕”句：浥（yì，音“邑”），沾湿。鲛绡，神话传说，南海有“鲛人”，潜于海底织纱，称为“鲛绡纱”。这里的鲛绡即指手帕，是一种美化的指代法。全句意谓：红色的泪痕湿透了手帕。泪水的红色，是因胭脂所染，但此处亦有“血泪”的意思，是一种夸张的说法。

⑦锦书：书信。锦书是一种美化的说法，用“织锦回文”的典故。《晋书·窦滔妻苏氏传》：“窦滔妻苏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兰，善属文。滔，符坚时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苏氏思之，织锦

为回文璇图诗以赠滔，宛转循环以读之，词甚凄惋，凡八百四十字。”璇图，即璇玑图，其字数，当为 841。《晋书》以其文多而不录。读者如欲检视其图，较为简便的，可从清人李汝珍之小说《镜花缘》第 41 回找到，以横竖各 29 字排成方阵，自上而下，自右而左，回旋读之，七言为句，押韵上口。倒过来读，也是一样。

⑧莫：此处亦有二解，一是如本字作“不要”讲，即“算了”、“莫再提起”的意思；另一解释是与上文“错”字合看，组成“错莫”一词的重文。

【讲解】

这首著名的《钗头凤》，是陆游现存词篇中的最早的作品。

陆游的青年时代，经历了一场爱情婚姻的悲剧，在他的心灵深处留下了不可愈合的创伤，使他抱恨终生。《钗头凤》的“本事”是凄惋动人的，它被编成戏剧、写成唱词，广泛流传在民间。动人一曲钗头凤，岂独伤心有陆郎！

大约在陆游 20 岁的时候，娶唐氏，名琬，通文墨，能诗文。少年夫妻，琴瑟谐和，而唐氏却不能当陆母之意。婚后约二载，迫于母命而仳离，伉俪之情，实难割舍，徒唤奈何而已。其后，唐再适同郡宗室赵士程，陆亦再娶王氏——离异再婚之事，在南宋人看来，尚属平常，并不像明清时代大倡“节烈”，而视之若洪水猛兽那样。再其后，到了辛未年，陆游 27 岁时（一说是乙亥年 31 岁时），一日，游春于山阴禹迹寺南之沈园，恰巧唐琬亦与后夫来游，邂逅相逢，自是百感交集，但恐怕也不会像今人所想像的那样极端的尴尬。当时，陆、唐、赵三人均不失礼仪、风度，尽管他们的内心各有各的酸甜苦辣。拱手别过之后，赵、唐即遣随行使女分出所携酒肴送到陆游面前，以示友好。陆游随即赋此《钗头凤》词，题于园壁。好事者抄而传之，为唐所见，乃和一阕，其词云：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

笺心事，独倚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妆欢。瞢瞢！

未几，竟抑郁而死。此后，陆游在世的五十多年间，继续续地写下了有关“菊枕”的、有关“沈园”的以及有关“姑恶鸟”的诗歌多篇，都是对这段难以忘情的恋爱婚姻悲剧的追怀与感叹。

上述“本事”梗概是依据南宋人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十、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周密《齐东野语》卷一以及近代人丁传靖所辑《宋人轶事汇编》中的有关史料，参照时贤有关考证，结合古今风尚，揆以人情事理，粗略整理而成，应该是可信的。

知道了这首词的“本事”，也知道它是在哪个环节上、什么情况下写出来的，这对理解词句是大有帮助的。

“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开头三句，一气贯注，用声韵紧紧相连。它写的是沈园相会、使女致酒的那个场景。这三句，包容的东西很多，时、地、情、景，人物、事件，都有了。再有，它的色彩非常鲜明，“红”、“黄”顶头，是明写，“柳”字收尾，是暗写。开卷一读，便觉春光明媚，五彩缤纷。鲜明的色彩总是要产生强烈的感受效果，但这里的色彩是反衬，不是“怡红快绿”，而是“惨绿愁红”，“满城春色”恰恰酿就“一怀愁绪”。

此词虽有“本事”，却并非叙事之作，故于事件经过，只是约略点到而已。“东风恶，欢情薄”六个字，就点明了悲剧的发生以及造成悲剧的原因。东风吹来春天，送来温暖，它本应是“善”的，但它狂暴的时候也能吹折花木，说它“恶”也不为过。当然，这儿的“东风”是比喻性的，而且它喻指的范围比较广，当指陆游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包括封建的社会制度、封建的伦理观念等等。陆太夫人的专断，当然应该包括在内，陆游不作明言，已是恪守孝道了。难道他连“腹非”的权利也不该拥有？明代的“编辑出版家”毛晋已然看出了这一层意思，他曾说：“放翁咏《钗头凤》

一事，孝义兼挚，更有一种啼笑不敢之情于笔墨之外，令人不能读竟。（《汲古阁书跋·放翁题跋》）“东风恶”在感慨之中蕴含着反抗的情绪，尽管它相当微弱，读者还是能够感受得到。陆游与唐琬夫妻之间的“欢情”不但不能算“薄”，而且是相当深厚的，但面对着险恶的“东风”，它却丝毫无能为力，相比之下，确实显得薄弱。“欢情薄”，在感慨之中蕴含的是歉疚和愧怍（nù，惭愧），作者深感对不住唐氏，身为男儿却不能庇卫一个弱女子，这真是令人汗颜却又难言的隐痛啊！大呼“错错错”，这是一种直觉，仿佛世间一切都错了，九州生铁铸成天下一大错，空留下千古遗恨。

词的下片，口吻有所改变，系代唐氏立言，设想她回到赵府以后的心情与处境。前三句也是一气贯注，表现的却是无可奈何的哀怨心情。春色依然依旧，人瘦于事何补？不但终日以泪洗面而且泪尽继之以血——这是夸张，但唯有通过夸张才能表现其怨恨之深；“鲛绡”与“织锦回文”是美化，但唯有使用这类辞藻才能衬托唐氏这位富有才情的女子。前边说“春如旧”，后边说“桃花落”，春色不能久驻人间，总是匆匆归去。纵有亭台楼阁，精神仍无寄托之所；纵有海誓山盟，也不过是无踪无影的空言。“一入侯门深似海”，即便不以“萧郎”为路人，却仍然是音信难通啊！最终只能哀叹“莫莫莫”，一切都莫再提起了！深切婉转，余情回荡，再结合唐氏未几即抑郁而死的事实，更会令读者掩卷长嗟！

青·五案

与朱景参 会北岭

西风挟雨声翻浪，恰洗尽，黄茅瘴^③。老惯人间

齐得丧^④，千岩高卧，五湖归棹^⑤，替却凌烟像^⑥。

故人小驻平戎帐^⑦，白羽^⑧腰间气何壮！我老
渔樵君将相，小槽红酒，晚香丹荔，记取蛮江^⑨上。

【注释】

朱景参（shēn，此处读如“深”）：朱孝闻字景参，陆游早年的同僚好友。《剑南诗稿》卷六十二，有一首题目很长的七言绝句，题云：《予初仕为宁德县（今福建省宁德县，在福州以北，濒近东海）主簿，而朱孝闻景参作尉，情好甚笃。后十余年，景参下世，今又几四十年，忽梦见之若平生，觉而感叹不已》诗云：“白鹤峰前试吏时，尉曹诗酒乐新知。伤心忽入西窗梦，同在岫村折荔枝。”

北岭：当系宁德附近的游赏之地。《剑南诗稿》卷六十五，《道院杂兴》第三首有“北岭空思擘晚红”之句，其下自注云：“北岭在福州。予少时与友人朱景参会岭下僧舍，时秋晚，荔子独晚红在。”

黄茅瘴：宁德地处南方，山区多有瘴气。秋季，茅草黄时，往往瘴气大作，故称之为“黄茅瘴”。

“老惯”句：年岁渐长，阅事亦多，把所谓“得”与“失”都看得淡了，等量齐观，不计较其间的差别。

棹（zhào，音“照”）：船桨，往往用以指代船只。

⑥凌烟像：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年），建凌烟阁于长安，将开国文武功臣魏征、尉迟恭等二十四人的肖像画于阁中，以资褒扬纪念，由画家阎立本图像，太宗亲自作“赞”。凌烟图像，被视为士人建功立业所获得的至高荣誉。

⑦平戎帐：泛指军中营帐。平戎，平定入侵的戎、狄等异族，亦是泛指。

⑧白羽：谓箭。箭杆末端装有羽毛，以利射出飞行。

⑨蛮江：泛指宁德附近的江河，如霍童溪等，因地处南方，当时人烟稀少，故以蛮荒称之。

【讲解】

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陆游初次走上仕途，出任福州宁德县主簿（主管簿书公文的县级官吏）。当时，陆游34岁，年龄已不算小，出仕更不算早，这期间，是有着一番曲折的。

陆游自幼勤学，《宋史》本传说他“年十二，能诗文，荫补登仕郎”，这个承荫世袭的小小头衔，即便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至少也给他明确了科举仕宦的人生道路。18岁开始，从大诗人曾几游，得名师教诲，又屡得朱敦儒等大学者的赏识，学业之进境，自不待言。29岁应试，擢在第一，名次在权相秦桧的孙子秦埙之前，因而触怒秦氏，竟被除名。待到秦桧死后，因循数载，才得步入仕途。如此遭受排挤压抑的求仕经历，给他带来的愤激与感慨自是深重而强烈的。

宁德是一个靠近海边的南方小县，当时被视为蛮荒之地，到这种地方去做官，不免有一种近似遭受贬谪的失落之感。稍可欣慰的是，陆游遇上了一位很谈得来的县尉（县级的副职长官）朱景参，同僚结为好友，常在一起登临游赏饮酒谈心，这又不能不说是人生快事。

就是在上述比较复杂的心境之下，又逢“西风挟雨”一番清洗之后的秋爽季节，两位好友同游北岭，纵谈人生，预想未来，既有深沉的感慨，也有轻松的笑谈，种种心绪都体现在了这首词里。

开头两句写秋风秋雨，并不着眼于萧萧瑟瑟，而是强调它巨浪翻飞般的猛烈，这就颇有特点。夸张秋雨的猛烈，才能洗尽黄茅瘴气，才能抒发作者心中的郁郁闷气。“老惯人间齐得丧”一句，字面上是说年头多了，经得惯了，看得淡了，并不把自己人仕以前的一番坎坷放在心上。其实呢，那一团阴影是无论如何也驱赶不掉的。于是在下文里就要找寻心理上的平衡，用归隐取代仕宦——“千岩高卧，五湖归棹，替却凌烟像”。高卧于千岩林泉之间，泛舟于五湖碧波之上，其悠闲自得，足以抵偿得凌烟图像了。“五湖”

二字，涉笔成趣，有意无意地碰上了范蠡与西施的典故。春秋末年，范蠡为越国大夫，他历尽艰辛辅助越王勾践灭掉吴王夫差，然后功成身退，携美女西施泛舟五湖而归隐。明朝人汪道昆所作敷衍范蠡与西施故事的杂剧，即名《五湖游》。这个典故用得并不明显，我们只把“五湖归棹”视为一般词语也无不可。

下片六句，所写都是戏言将来的事情，是酒酣耳热之际知心朋友之间的一种带有嘲谑性质的笑谈，当不得真的。当时，像陆游、朱孝闻那样的有志青年，一般都有平戎报国收复失地的宏大志愿，挽雕弓、发羽箭、从军旅、驻营帐，是他们追求的理想生活。所以词中就设想若干年后，今日的同僚已成故人好友，倘能再度满怀豪情地重逢于军旅营帐之中，那该是多么爽快的事！然而，笔锋一转，作者自我谦抑，推奖对方，却又不无轻松地戏言：“我老渔樵君将相”，身居将相志得意满的将是你老兄，而小弟我呢，则不过是落魄一生归老渔樵而已。话说到这个份上却仍然不肯饶人，紧接着又补上几句：到那时，可别忘了我这个贫贱故交，别忘了我们今天在这个瘴疠蛮荒的小县，面对红酒丹荔的这场游赏之会啊！虽系戏谑之言，却更加生动地表现了这一对年轻的同僚好友之间那豪爽的心性与真挚的交谊，同时也使得这首词具有了丰满的内涵与深厚的意味。

水调歌头

多景楼

江左占形胜，最数古徐州。连山如画，佳处缥缈著危楼^③。鼓角临风悲壮，烽火连空明灭，往

事忆孙刘^④。千里曜戈甲，万灶宿貔貅^⑤。 露
沾草，风落木，岁方秋。使君^⑥宏放，谈笑洗尽古
今愁。不见襄阳登览，磨灭游人无数，遗恨暗难
收。叔子独千载，名与汉江流^⑦。

【注释】

多景楼：在镇江北固山甘露寺内，为游赏胜地。唐时，为临江亭。北宋时，太守陈天麟于其旧址建楼，取多景之名。南宋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卷二十八《题陆务观多景楼长句》：“甘露多景楼，天下盛处。废以为优婆塞之居，不知几年。桐庐方公尹京口，政成暇日，领客来游，慨然太息。寺僧识公意，阅月楼成。陆务观赋《水调》歌之，张安国书而刻之崖石。”优婆塞：梵语，谓俗家信奉佛教之男子。桐庐方公：谓浙江桐庐人方滋。他字务德，曾任镇江知府，当时金人侵犯淮河两岸，民众渡江逃难者甚众，方滋日夜奔走江滨予以安排，开旧港使泊舟以避风涛，饥者皆得食。张安国：张孝祥字安国，号于湖，南宋人，以词名。

徐州：此处指江苏镇江，位于长江南岸。徐州为古九州之一。镇江属古徐州，称为“南徐州”。

危楼：高楼。

孙刘：指三国时的吴主孙权与蜀主刘备。往事：指孙刘联合抵抗南下的曹魏军队的战事。

“万灶”句：灶，指军中的炊灶。由炊灶的数目可以推测军队的数目，古代兵书常言及此。万灶，极言军队的庞大众多。貔貅（pí xiū，音“皮休”），猛兽名，用作军队的别称，以喻其勇猛善战。

⑥使君：古时称州府级的长官为使君，此处指当时的镇江知府方滋。

⑦“不见”以下五句：羊祜（hù，音“户”）字叔子，西晋开

国大臣，武帝司马炎泰始、咸宁年间，以“尚书左仆射”（相当于正宰相）的高官出镇襄阳，达十年之久，屯田储粮，政绩显赫。经常登临襄阳城南的岷（xiàn，音“现”）山，慨叹兴悲，《晋书》卷三十四本传云：“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岷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尝慨然叹息，顾谓从事中郎邹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这五句的大意是说：当年羊叔子镇守襄阳，登临岷山，观赏胜景，慨叹无数游人皆为历史所磨灭，不禁留下遗恨，黯然难收；岂不知，叔子本人却没有被磨灭，他的功业声名，恰如江河长流一般，留传千载。这里是用羊祜的典故来比拟方滋，以赞扬他镇守京口的功业。

【讲解】

这首词作于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镇江通判（辅佐州郡长官的副职官员，故亦称“郡佐”）任上。

前一年，新登基的孝宗皇帝赵慎并不喜欢陆游积极主战、高呼恢复的政治主张，借故把他调离朝廷，由枢密院编修出官镇江通判。《剑南诗稿》卷一《出都》诗，有“乾坤浩浩何由报，犬马区区正自愚”之句，一片忠心无由报效，可见他的心情是颇为沉郁的。所幸者，他遇到的顶头上司还真是个颇有作为的好官。当时的镇江知府方滋，被目为“中朝者旧”，南渡后三为监司，五任郡守，七领节帅，资深望重，政绩一直是不错的。然而正史却没有给他立传，从所见零星资料（如前述安顿渡江难民、清理占住名胜之地的闲杂人员）中，亦可略见其政务之一斑。基于此，当他邀集僚属同游修整过的多景楼时，陆游赋此词加以称颂，也就成为可以被我们认同的事了。

镇江是南宋江防重地，占尽险要，为兵家所必争。该地的北固山，西连金山，东接焦山，北面正对长江，号称“天下第一江山”，是故登临题咏而发为激昂慷慨之词者颇不乏人，而陆游此篇尤称佳

作。所以，当时张安国立即书而刻之于崖石，随后毛平仲即填了步原韵之和词——词中有“恨我相望千里，空想一时高唱，零落几人收”的句子，可见那次登多景楼的盛会高唱是颇为引人瞩目的。

“登高能赋”从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的一种必要的本领，也是一种笔法。铺得开，收得拢，大开大合，包融巨细，方才称得起是大手笔。这一点，从这首词的上片是完全可以得到具体印证的。

前四句，从广阔的空间范围、地理方位着笔，由江左而徐州，由群山而北固，然后落在高高的多景楼上。登上高楼，极目远眺，如画山峰相连，历历尽收眼底，四周云雾缥缈，晃若置身仙境。大好江山之形势险要、景色壮丽，乃是出自鬼斧神工，得天地之独厚，用一“占”字，便觉稳重而切实。后四句，由江山形胜、兵家必争转向了悠久的历史进程和残存的历史陈迹——第二句里的“古”字便是预设关捩之所在，而其妙处却是若隐若现，平中寓奇。鼓角悲壮，烽火明灭，再用“临风”与“连空”加以点染，更显出了场面的壮阔和气象的豪雄。写到“往事忆孙刘”一句，把历史上的攻守征战凝聚在孙权、刘备两个人物身上，则是具体的落实，也是总括和结束；然后，再用千里戈甲、万灶貔貅加以补苴收拾，词的韵味就更加饱满而醇厚了。

过片的三个三字短句，用风露草木点明季节时令，是一种过渡手段，从江山历史过渡到了现实的生活情景，也就是镇江知府方滋邀集僚属登临多景楼的这次游赏盛会，于是，作者就把他的笔墨集中在了使君方公的身上，同时，又凭借方公抒发了自己的心绪，这种笔法是灵活而别致的。

宏放谈笑，是外在的，于顾盼酬应之间显示了人物的风度神采；“洗尽古今愁”则是内在的，抒写了内心的忧郁与痛苦。这一句，和李白的著名诗句“与尔同销万古愁”非常相似。字面上，说“洗尽”，说“同销”，实际上是洗之不尽、销之不减的；说“古今愁”，说“万古愁”，都是总括的、夸张的表述，它们所包含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也就是说，它们的背后必定要有具体事实的存在，

不然，就流于空话了。陆游所说“古今愁”的具体所指，随即可以举得出来，就其要者而言，前此一年“符离兵败”的遗憾属国家大事；被疏出京做地方官属个人遭际，心中亦不免郁闷，这些不都是明摆着的事实吗？

“不见”二字，引领最后五句，一气贯通，直至终篇。呼应上文的“孙刘”，又写到了另一位功业显赫的历史人物——羊祜。羊祜镇襄阳、登岘山，方滋镇京口、登北固，情况十分相似。故而用羊祜来比喻方滋，歌颂方滋，并不生硬；方滋有声望，有作为，对他说上几句好话，也算不得阿谀奉承。何况，词中除了对羊祜的颂扬之外，还包含着更为重要的内容，那就是要以他为榜样，表现了一种热切的激励和深重的期许之情，而这些，并非只对方使君一人而言，恰恰也正是陆游自己的人生追求啊。词句用反诘的口吻，把叙事、抒情、赞美、感叹统统熔铸在一起，气势贯注，豪情激昂，它的艺术感染力当然是非常强烈的了。

赤壁词^①

招韩无咎 游金山

禁门钟晓^④，忆君来朝路，初翔鸾鹄^⑤。西府中台^⑥推独步，行对金莲宫烛^⑦。蹙绣华鞞^⑧，仙葩宝带^⑨，看即飞腾^⑩速。人生难料，一尊此地相属^⑪。回首紫陌青门^⑫，西湖闲院，锁千梢修竹。素壁栖鸦^⑬应好在^⑭，残梦不堪重续。岁月惊心，功名看镜^⑮，短鬓无多绿^⑯。一欢休惜，与君同醉浮玉^⑰。

【注释】

赤壁词：即《念奴娇》。苏轼曾以此调填“大江东去”一首，最称名作，故而赢得《大江东去》、《酹江月》、《赤壁词》等别名。

韩无咎(jiù,音“旧”)：韩元吉，字无咎，号南涧，南宋许昌(今河南省许昌市)人，官至吏部尚书。平生交游甚广，与陆游相友善，多有唱和。工词，有《南涧甲乙稿》。

金山：在江苏省镇江市(古称润州、京口、丹阳)西北部，长江南岸，大江环绕，景色壮丽，是著名的游览胜地。

禁门钟晓：禁门，皇宫之门。皇宫门户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宫中称为“禁中”，宫门称为“禁门”。钟晓，晨钟报晓。

鸾鹄(luán hú,音“李胡”)指鸟类中的尊贵者。鸾，传说中凤凰之类的鸟。鹄，天鹅一类的鸟。此处用以比喻位居高官的人。

⑥西府、中台：泛指政府的重要部门。枢密院(掌管军事)称“西府”；中书省(掌管中央政令)称“中台”。

⑦金莲宫烛：皇宫中使用的刻有金莲花纹的蜡烛。《新唐书·令狐绯传》：“为翰林承旨，夜对禁中，烛尽，帝以乘舆、金莲华炬送还，院吏望见，以为天子来，及绯至，皆惊。”

⑧蹙绣华鞯(jiàn,音“荐”)：华丽的鞍鞯上绣着繁密的花纹。蹙，紧蹙，繁密。鞯，鞍鞯，马鞍上铺的垫子。

⑨仙葩宝带：装有花形饰物的衣带。葩 pā,音“趴”)花朵。

⑩飞腾：即飞黄腾达，谓官职升迁得很快。飞黄，传说中的神马。唐人韩愈《符读书城南》诗：“飞黄腾达去，不能顾蟾蜍。”

⑪属：同“嘱”字，嘱咐，此处是邀请的意思，与词题的“招”字相呼应。

⑫紫陌青门：指京城临安，谓城中的巷陌门户都很华美。

⑬素壁栖鸦：白墙上写着黑字。苏辙诗有句云：“笔端大字鸦栖壁”，也用栖鸦喻黑字。

⑭在：句尾语助词，往往表示肯定的语气。杜甫《江畔独步寻

花》诗：“诗酒尚堪驱使在，未须料理白头人”，即此种用法。

⑮功名看镜：意谓镜中已见自己的白发，而功名事业尚无成就。杜甫《江上》诗：“勋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

⑯绿：此处当是“黑”的借字。黑色的鬓发在诗词中往往被称为青鬓、绿鬓。

⑰浮玉：镇江的金山、焦山都有浮玉的别名，两座山都紧靠大江，每当风涛四起，势欲飞动，林木葱茏，若翠玉浮于水面。

【讲解】

《渭南文集》卷十四，有一篇《京口唱和序》，专门记述陆游和韩元吉在镇江唱和的情况。该文云：

隆兴二年闰十一月壬申，许昌韩无咎以新番阳守来省太夫人于润。方是时，予为通判郡事，与无咎别盖逾年矣。相与道旧故，问朋游，览观江山，举酒相属，甚乐。明年，改元乾道，正月辛亥，无咎以考功郎征。念别有日，乃益相与游。游之日，未尝不更相和答，道群居之乐，致离阔之思，念人事之无常，悼吾生之不留；又丁宁相戒以穷达生死毋相忘之意。其词多宛转深切，读之动人。

这篇序文写得真好，若“穷达生死毋相忘”之类，确是见肝胆、洞肺腑之言。由序文可知，陆游与韩元吉这次在镇江相聚，历时两个月，相互唱和的诗词作品共有三十多首。

这首《赤壁词》，对韩多有称颂。述说前几年同在京城为官时的情况，客气话不少，还不是十分的“宛转深切”，很像是镇江初会时的作品，故当作于宋隆兴二年（1164年）的闰十一月。

陆游于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年）五月，由福建回到京城临安，做“敕令所删定官”。次年，任大理司直；再次年，任枢密院编修官。孝宗即位，召见，赐进士出身。又次年，改元隆兴，五

月，陆游出官镇江通判，奉命后，先回乡一行，于宋隆兴二年（1164年）年初到达镇江任所。计算起来，总共在京城任职整整三年。在此期间，与韩元吉同僚，故词中述及韩在京城飞黄腾达之情况，盖亲自所见也；隆兴元年，陆游放外任时，韩元吉曾有《送陆务观得倅镇江还越》诗二首，在京城作别，至宋隆兴二年（1164年）闰十一月在镇江重逢，正是“别盖逾年矣”。

词的上片，用富丽堂皇的词藻称颂韩元吉在京城做官时飞黄得意的情况。从回忆中的上早朝开始，以刚刚起飞的鸾凤和鸿鹄相比。继而说他展转于枢密院、中书省等中央政府的重要部门，独步于前列，并且得到皇帝的赏识与倚重。写到“蹙绣华鞵，仙葩宝带”，以绣花的坐骑垫子、镂玉的袍带装饰，衬托出韩元吉的高官显爵，词藻的华美已臻极点。随即，用“看即飞腾速”一句收住，点明了他的官职直线上升飞黄腾达的情况。“人生难料”四字是个转折点，从对过去的回忆中转到当前的现实上来——难以预料的是，今天我们又在这镇江这个地方重逢相聚了。

上片称颂对方，下片表述自己，而且是与韩元吉的“通达”相对照，着重写了自己“穷困”的一面。也是从回忆开始，说自己前几年在京城做官时，处境是比较萧条的。那时，虽然身居帝京，邻近西湖美景，也不过是寂寞闲院深锁修竹而已。粉壁上的题字应该是完好如初吧，而往事都已成为残破的梦忆，不堪重续了。写到“岁月惊心，功名看镜，短鬓无多绿”三句，就把回忆收束在了岁月流逝、功名无成的感慨之中。最后，照应题目中的“招”字，安排了“一尊”“相属”，结束在“一欢休惜，与君同醉浮玉”两句上。“一欢休惜”，是从回忆“人生难料”的经历中来，如今既已相聚，就尽情欢乐吧；“与君同醉”是从“一尊相属”的友谊中来，老友重逢，只有同醉方可尽欢。这首词，上下两片铢两悉称，应照勾锁严丝合缝，在篇章结构上显示了匀称完美的特色。

韩元吉读了陆游这首词，立即填写了一首和词，词牌恢复了《念奴娇》的原名，题目是《次韵陆务观见贻〔念奴娇〕韵》。为了

答谢陆游在原唱中对自己的称颂，韩元吉在和词里巧妙地使用了西晋著名文人陆机年轻时到达洛阳引起文坛重视的典故，对陆游进行了赞扬，说他的诗词也是“人间绝唱”，两位陆姓文人前后辉映，堪称佳话。现将韩元吉的和词抄录于下，以供参考：

湖山泥影，弄晴丝、目送天涯鸿鹄。春水移船花似雾，醉里题诗刻烛。离别经年，相逢犹健，底恨光阴速。壮怀浑在，浩然起舞相属。长记入洛声名，风流筋咏，有兰亭修竹。绝唱人间知不知，零落金貂谁续？北固烟钟，西州雪岸，且共杯中绿。紫台青琐，看君归上群玉。

浣溪沙

和无咎韵

懒向沙头醉玉瓶^③，唤君同赏小窗明，夕阳吹角最关情。忙日苦多闲日少，新愁常续旧愁生，客中无伴怕君行。

【注释】

浣溪沙：有的本子词调作“浣沙溪”。查词律、词谱，《浣溪沙》一调并无“浣沙溪”的别名，当系传抄之误。

和无咎韵：韩元吉，字无咎，号南涧，南宋许昌（今河南省许昌市）人，官至吏部尚书。与陆游友善，多有唱和，工词，有《南涧甲乙稿》。陆游这首《浣溪沙》是和词，韩元吉的原唱不见于

他的词集，恐已亡佚。

玉瓶：此处指酒瓶。称玉瓶，是美化的修辞手段。

夕阳吹角：黄昏时分吹起号角。

【讲解】

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闰十一月至次年正月，陆游与韩元吉在镇江相聚，那时，陆游是在镇江通判任上，韩元吉则是来镇江省亲暂住。两位朋友相聚两月，彼此唱和的诗词作品共有三十多首，此词当是其中之一。从“客中无伴怕君行”一句看，当写于韩元吉临行之际，其时则在宋乾道元年（1165年）正月。

陆游与韩元吉在镇江相聚两月，登临金、焦、北固，观江景、饮美酒的机会一定是很多的，在即将离别之际，更感到相聚时间的宝贵，多在一起说说话，比什么都强，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才会有“懒向沙头醉玉瓶”一句。这一句是有所本的，杜甫的《醉歌行别从侄勤落第归》有句云：“酒尽沙头双玉瓶，众宾皆醉我独醒。乃知贫贱别更苦，吞声踣踊涕泪零。”这首词的头一句即由此而来，不但词语极相近似，而且透露了分手离别的含意。既然懒得再去观景饮酒，那末，更好的选择就是“唤君同赏小窗明，夕阳吹角最关情”了。夕阳引发依恋之情，暮角引发凄凉之感，此情此感共同组成了一种适于促膝倾谈的环境气氛，所以说它“最关情”。但此时的“情”究竟是什么，却因为它的千头万绪而难以表述得清晰具体。

《浣溪沙》的下片头两句，大都要求对偶，故而往往是作者最着力的地方。陆游写在这儿的对联虽然浅显如同白话，但其说忙说愁仍是概括笼统，并不得其具体要领。写到最后“客中无伴怕君行”一句，则以其直言无隐、真情流露打动读者，并将依依惜别之情和盘托出。